

童颜 / 著
TONG YAN

朱门深庭斗芳华

风尘王妃



烟花巷陌，千金蒙尘，
惊鸿一舞倾天下；
巍巍王府，彩蝶破茧，
绝代风华冠群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朱门深庭斗芳华

风尘王妃

童颜 /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王妃. 朱门深庭斗芳华 / 童颜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596-0075-2

I. ①风…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1369号

风尘王妃：朱门深庭斗芳华

作 者：童 颜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李艳芬

特约监制：黎 靖

策划编辑：黎 靖 陈 汐

封面设计：杨祎妹

封面绘图：吴 莹 张扬浩

版式设计：徐 倩

营销统筹：章艳芬

I P 运营：覃诗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7印张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075-2

定价：3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第一章】	风波恶，自古人间行路难 / 001
【第二章】	极富贵，难掩往事不堪忆 / 026
【第三章】	难回首，富贵贫贱只等闲 / 051
【第四章】	相思苦，相见时难别亦难 / 076
【第五章】	心如雪，赤诚女子遭诬陷 / 102
【第六章】	屈冤魂，天理昭昭恨难雪 / 128
【第七章】	红颜歿，六月飞雪送冤魂 / 153
【第八章】	暗留意，誓要清白出水面 / 179
【第九章】	多悲苦，世间最累是情缘 / 205
【第十章】	雾中花，扑朔迷离谁是真 / 233

送走了张芳华，苏浅月坐在床榻上呆呆出神。素凌端了汤药进来：

“小姐，喝药吧。”

苏浅月看一眼素凌，忽而笑了：“素凌，你有没有想过，这汤药也有问题？”

素凌一怔：“小姐，你开玩笑。”嘴里如此说，心中亦是一惊：小姐是什么意思？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是凡事都怀疑，还如何在王府待下去？

苏浅月清浅一笑：“我和你开玩笑的，如何吓成这样。快端来我喝。”

素凌这才把药碗端给苏浅月：“小姐，小心总是好的。只是处处怀疑，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说的是。”

“潘大夫既然能成为王府的大夫，除了医术高明，肯定是得到王府众人信任的了，不然不会长久。小姐昨晚那样严重，经他救治好了许多，可见他并非浪得虚名。小姐，你觉得呢？”素凌又小心道。

苏浅月把药喝下去，将碗递给素凌道：“说的是。”

侧太妃意味深长的话犹在耳边，既然说潘大夫医术高明可以放

心，为何又要提出暗中另请一个大夫来瞧？仅仅希望她快些好吗？不排除侧太妃有这一层意思，但更深的含义耐人寻味，苏浅月焉能不想？自然素凌的话亦有道理，倘若时时处处都疑神疑鬼，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

一碗汤药喝下去，苏浅月明明知晓是为她治病的，却如鲠在喉，仿佛那些汤药就在喉咙里堆积，她不晓得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万一……这药有毒呢？

素凌拿来清水为她漱口。一切完毕了，苏浅月再也忍不住心里的腻味，对素凌挥手道：“你下去吧，我歇息一会儿，不许旁人再来打扰。”

素凌迟疑地看了苏浅月一眼：“小姐好好歇息。我去给你煮一碗白粥，弄几个清淡小菜。”

“好。”

苏浅月一面说着身子已经躺下去，她担心多动一下就会有东西从喉间冲出来。素凌忙将棉被为苏浅月盖好。眼见苏浅月紧紧闭了双眼，她才慢慢退了出去。

挑帘出去，正好迎上了翠屏，素凌忙小声对翠屏道：“小姐喝了药刚睡下。你守着门不要叫人进去打扰，我去给小姐做一些吃食。”

翠屏点头：“好。”

这一觉，苏浅月睡了好长时间，睁开眼睛感觉到头脑清明，情知自己好了许多，顿时心情大好：“素凌！”

素凌正在一旁静静地做着针线活儿，抬头见苏浅月正慢慢从床上坐起来，忙扔了针线过去搀扶：“小姐，这一觉好睡，感觉如何？”

苏浅月微笑着，用手指抚了一下素凌的额头：“大好了。”

素凌抚了抚胸口，长长吐口气：“这我就放心了。”

“怎么，怕你给我吃的是毒药，我这一睡再也醒不过来吗？”

“小姐，不可以这样说话，小姐是长命百岁的。只是许多事情说不清楚。红莲与蓝夫人就如同我与小姐，蓝夫人是喝了红莲的安胎汤药流产的，这怎么说？倘若小姐有个好歹，小姐不怀疑我，旁人又会怎样呢？”素凌确实担心那汤药的作用适得其反。

突然提到蓝彩霞，苏浅月不觉怅然。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如何评判？看一眼素凌，勉强微笑道：“有人假借你的手来害我？那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你说呢？”

“会不会，我不过是担心那汤药不管用，打个比方罢了。”这样的话太叫人沉重，素凌不想在苏浅月刚刚好转就说些不愉快的，忙转换了话题，“小姐，粥熬好了。我去给小姐盛一碗来。”

苏浅月摇头笑道：“我睡了这么久，只怕你熬好的粥都冷了呢。刚刚睡醒，待一会儿再吃吧。”

苏浅月的话音还没有落地，翠屏就急急忙忙走进来。她是听到了里面的说话声走进来的，一眼见苏浅月面带笑容，心下大安，不觉喜悦道：“夫人！”

苏浅月抬头，已经知晓翠屏一脸轻松的意思了，问道：“我睡了这么久，可有什么事情？”

“有太妃差遣过来给夫人问安的丫鬟，还有几个庶夫人亲自过来问安，都给奴婢拦下了。管家王良声称有要事回禀夫人，奴婢让他在外边等候着。”

王良？苏浅月忙道：“让他进来回话。”说着下了床榻，扶着素凌的手走向外间的中堂，丝毫不顾身体的虚弱。

“是，夫人。”翠屏眼见苏浅月如此重视，忙转身去了。

素凌轻轻道：“小姐，你吃点儿东西再见王良吧，再重要的事情亦不急在这一时。”

苏浅月晓得素凌是担心王良坏了她的情绪，道：“无妨。”

王良匆匆走进中堂，见苏浅月端坐在椅子上，忙跪下道：“见过梅夫人。奴才晓得夫人有微恙本不该此时来的，只是夫人要奴才打听的事情，奴才觉得重要，既然打听清楚了，还是快些回禀夫人知晓的好。”

苏浅月令他起来，问道：“情形如何？”

“回禀梅夫人，潘大夫祖籍周延县，祖上三代行医，到他这一代医术颇高，有些名气了，这才移居紫帝城。他原是贾夫人的表哥。对了，太妃亦很信任潘大夫，贾夫人就是潘大夫在太妃面前保媒迎娶的。”

原来如此。

苏浅月点点头嘱咐道：“此事是我一人要知道的，和旁人无关，出去之后不必多言。”

王良躬身答道：“奴才明白。”

苏浅月令翠屏取了一些散碎银子过来赏给王良：“辛苦你了。”

王良急忙跪下谢赏：“多谢夫人赏赐。”

王良出去了，苏浅月怔怔出神，许久对身边的素凌、翠屏道：“有关我得知潘大夫底细的事不要说出去，否则我会严厉责罚。”

“是，夫人。”翠屏急忙施礼道。

苏浅月咳嗽一声，出神的素凌一下子被唤醒，急忙道：“小姐，这下子饿了吧，进去用些食物。”

“好。”

苏浅月方才是着急了，顾不得身体虚弱，此时起身只觉得脚下虚浮无力。素凌和翠屏忙扶着苏浅月入内，服侍她用过饭菜。

苏浅月本来是心下微安，却又因为王良的话多了一重顾虑。看起来王府中的人独独她一个没有根基，她是最孤立无援的那一个。倘若她真的出了事故，可有人为她做主？

萧天逸是她名义上的哥哥，并非亲哥哥，就算王府中许多人把萧

天逸当成她的靠山，然而萧天逸终究不过是一介平民，谁会畏惧？再者萧天逸的身份不明，苏浅月已经晓得他的仆人进王府又进皇宫了，如何不忧心忡忡、担惊受怕？

一重重的忧虑驻在心里，层层叠叠，苏浅月靠在锦被上只觉得窒息。暖阁里静悄悄的，唯有炭火偶尔“噼啪”一声，好似惊雷爆响。不想被惊扰，苏浅月只留素凌一人在身边，素凌亦不敢有大的响声，走路轻巧如狸猫一般，一切收拾完毕，复又坐下做针线。

在素凌偷偷抬头望向她的时候，苏浅月再也忍不住了：“素凌，该怎么办？”

素凌茫然道：“小姐，什么怎么办？”

“萧义兄的仆人入王府又入皇宫的事就够我们头痛忧愁了，眼下又加了我醉酒中毒的事，这叫什么？”苏浅月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因为添了忧愁而惨白发青。

素凌放下手里的针线，移到床边，抓了苏浅月的一只手恳求道：“小姐，能不能不要想这么多，只顾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苏浅月不觉苦笑：“我能不想吗？就说眼前，方才王良的话，你明白吗？一个小小的大夫亦是与王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身处王府，如何做到平安随顺？更有倘若我们遭遇不测，谁来保护我们？”

素凌张口结舌，许久才道：“小姐，我们不是还有萧公子可以依靠吗？你这一次中毒，也快好了，就不要多想了。王府中平时还有张夫人和小姐交好，侧太妃对小姐青眼有加，关怀备至，她还许诺今晚为小姐寻大夫来的。”

苏浅月又是苦笑，是她饮酒中毒一事太过蹊跷，侧太妃亦有怀疑罢了。为她暗中寻大夫过来是关怀，她自然知晓，只是又有谁知道侧太妃没有另外的意思？

方才王良说潘大夫是太妃信任的人，太妃和侧太妃之间的过节苏

浅月清清楚楚。如此，侧太妃是对太妃有怀疑？或者是她对潘大夫有异议？不排除侧太妃的杯弓蛇影，不排除太妃真的暗做手脚。总之，需要苏浅月自己去澄清事实。

素凌的话，倒让她把所有的思绪凝聚到饮酒中毒这一宗事情上来，想着等侧太妃请的大夫来了，一定要把想问的都问明白。

“眼下，旁的的事情都不要说了，我就等着今晚侧太妃安排的大夫来，定要问清楚我为什么会喝酒中毒！”苏浅月语气铿锵。

夜间，深邃的碧空星河灿烂，一枚弯月静悄悄悬挂在半空中，冷冽的清晖洒在地面上。一切景象影影绰绰，带着虚幻的朦胧。素凌静悄悄打开院子的后角门，一只手扶着门扇对外观望，候在暗处的翠屏带了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素凌的视线里。谁都没有提着灯笼，却都晓得彼此的意思。

素凌让开，翠屏带了男子闪身而入，素凌急忙将角门锁上。

暖阁里的苏浅月只一人静静等候，心中忐忑不安。她更愿意相信自己是真正的饮酒过量中毒，亦愿意把这个答案用来回复侧太妃，彻底消除她和侧太妃的猜测怀疑。

灯烛明亮，一点点轻轻摇动，苏浅月的身影烙印在白墙上，夸张地变大以至不真实，她却一无所知，只怔怔等候，希望快些得到答案，不论结果如何，她只要答案。

素凌带了翠屏和大夫走进来，苏浅月才踏实地松了口气。其实素凌离开的时间不长，她却恍惚如隔了另一段时光般的不同。

“小人叩见梅夫人。”那大夫见苏浅月端坐在床榻之上，慌忙跪下行礼。

“免礼。有劳大夫了。”苏浅月抬手请大夫起身。

“多谢夫人。”

大夫起身，苏浅月才看清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面容略见苍

老，微微驼背，更显得持重诚实。

“小姐，你的状况我在路上已经与大夫略略说了一下，我们不要耽搁太久。”素凌说着将一只垫枕垫在苏浅月的手臂下，又把一块锦帕覆盖在苏浅月的手腕上，这才转而对大夫道：“有劳大夫了，请。”

大夫又拱手施礼后，才小心地把手指搭在苏浅月蒙着锦帕的手腕上。苏浅月尽力令自己处于平静的正常状态，调匀呼吸，希望她真正的身体特征能通过手腕的脉搏传递出来，被眼前的大夫准确捕捉，亦希望这位大夫医术高明，能通过这一切得知她的真实状况。

眼见大夫定了精神，用心把握苏浅月的脉息，一旁的翠屏和素凌连呼吸都竭力放轻放缓，生怕呼吸带来的波动影响了大夫把脉。

房间里静静的，仿佛时间都不存在。不知过了多久，大夫为苏浅月把完了脉，轻轻移去了手指。

“大夫，如何？”素凌的问话几乎和大夫手指离去是同一个时刻。

“夫人的症状确实是风寒侵入体内所致，至于其他……”大夫沉吟着，素凌已经将苏浅月手腕上的锦帕取走，顺便将苏浅月衣袖褪掉一截，裸露出苏浅月手臂上的红斑，问道：“还有这些，到底是由何引起？”

苏浅月胳膊上高高肿起的红斑，因为抹了药膏的缘故，已经不似最初的刺眼吓人，色泽也浅了许多。大夫俯下身去细细查看，待抬起头来后，已经胸有成竹了。

“夫人手臂上的红斑，确实是过敏所致，严格说就是中毒，不过已经消减不少，无妨了，继续用药就好。”

“中毒？”当真如此！苏浅月打了一个寒噤。自小她无论饮酒还是吃东西从来没有过中毒的，这一次……不消说了，明摆着是她食用过的某一物出现问题。

“我家小姐从来没有过饮酒中毒的，何来饮酒中毒？是真的饮酒

过敏中毒？”素凌的一双眼睛瞪圆了，她确定是有人在暗害苏浅月。

大夫微微一笑，看着素凌道：“我并没有说是饮酒中毒的呀！”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素凌的声音急促锐利，仿佛有金属的硬质。

“饮酒过量是可以导致人过敏中毒，却不是令所有人都过敏中毒的。有此症状的人是自身体质的因素，喝多了抵抗不住所致。夫人若平日没有过此种状况，就不能断定是饮酒过敏所致。其他的食物，亦是有能令人身体过敏的，比如海鲜类的食物，各人体质不同罢了，但不知夫人食用的，都有什么？”大夫将目光转向苏浅月。

苏浅月怔了，晚宴中她食用过什么，浑浑噩噩中早已经不记得。酒食上她都没有忌口的东西，亦从来没有过因为误食了什么而导致身体不适，凡是人能食用的东西她都没有忌讳，在这点上，她就好像贫穷人家的孩子，丝毫不计较。突然说正常食用食物亦能叫人身体中毒，她无法接受。

摇摇头，她目光呆滞地看看大夫。

大夫看着苏浅月，道：“倘若能把夫人食用过的食物样品都拿来检验，说不定能找出令夫人有此症状的东西来。”

苏浅月摇头。晚宴上的食物她是拿不来的，即便是拿得来，又怎么能和她吃下去的完全一样？都不用再说了，她如此就是给人暗中做了手脚所致。

“都拿不来了。我想知道，你能否从我的症状中，判定出到底是什么令我成了这样吗？”明明知道不能，苏浅月还是问出了口。

“不能。”大夫很果断地回答，“各人的体质不同，对食物的抗拒不同，并非是旁人食用无事的東西自己就能食用了无事的，难以判断。”

悲伤、屈辱、难过……种种情绪在苏浅月胸中交织、澎湃，激得

她呼吸困难。大夫的话纵然笼统缺乏细致，她却都明白了。

——她，最终是被人伤害了。

“素凌，把我用的药材和药膏都拿来，给大夫看。”苏浅月憋了气，声音异常凝滞。

“是，小姐。”素凌答应一声，急忙将按照潘大夫药方上抓来的药材都拿来，又把药膏盒子拿来，对大夫道：“都在这里了。”

大夫弯了腰，一样样仔细地将那些药材拿到眼前观瞧，偶尔用手指掰下一小块儿放在口中品尝，最后才拧开药膏盒子的盖子看药膏。他看后又用力闻嗅，待他用手指挑起一点儿放在眼前鼻尖努力检验时，突然眉头皱了一下。苏浅月分明看得清楚，心紧紧跟着急跳一下，心说难道这药膏还有问题？

她紧紧地盯着大夫，却见大夫将药膏盒子重新盖上。

“如何？”素凌又是迫不及待地询问。

“药材是对症的，这涂抹的药膏……按照常理亦是对的，只是……”

大夫游移的神态令苏浅月焦急，她脱口道：“无论如何，请你据实言明。”

大夫犹豫一下，还是言道：“回夫人，此药膏原本无误，只是小人怀疑其中有红花。红花虽是良药，但如此通过皮肤进入经脉，于夫人来说不太好。夫人学识渊博，定然明白红花的功效作用和不适宜用它的道理。”

苏浅月当然知晓红花是什么，只是不晓得潘大夫有意还是无意？或许是考虑不够周全？她怔了怔，道：“倘若你有适合我用的药膏，我就不用这个了。”

大夫忙道：“倘若夫人信得过小人，小人定会为夫人寻到适合的。”

苏浅月点头：“好，我信你。”转而又道，“你到我院子里除了

我信任的人外无人晓得。倘若有人晓得，问你我的症状，你就言说是我自己饮酒中毒好了。”

大夫忙道：“是，小人明白。”

苏浅月对翠屏道：“听明白我的话了吗？回去禀告侧太妃时，就说我是自己饮酒中毒吧，不要令她老人家为我忧心，明白吗？”

翠屏忙施礼道：“奴婢明白。”

苏浅月都交代清楚了，才对素凌吩咐：“去取银子来，多多酬谢大夫。”

“是，小姐。”素凌口里答应着，却怔怔呆立不动。

苏浅月看着素凌，情知她内心的激烈争斗，咳嗽示意，素凌还是没有动，苏浅月沉下脸来：“素凌！”

“啊？”苏浅月发怒的声音惊醒了素凌，她抬头一望，顿时明白，忙道，“哦哦。”说完急速地转身。

待到素凌打理好一切回来，看到苏浅月怔怔发呆。

“小姐……”素凌几乎哭出声来，“我宁愿小姐是自身原因出现这种状况，亦不愿意接受小姐是被人暗害。”这一次是过去了，没事了，下一次呢？她已经不相信没有下一次了，如此，王府里的日子还怎么过？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这一次逃过去了，下一次呢？连暗中害我们的人是谁都不晓得，又毫无线索可查，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今后……”苏浅月将茫然的目光投向素凌，“假如我被人害死了，不仅仅是死得冤枉，更多的是屈辱。”

“小姐，我们找出害小姐的人来交给王爷，王爷定会给我们做主的。眼下小姐还是皇封的梅夫人，这一重身份亦是显赫，小姐更不能坐以待毙，任凭奸逆小人横行霸道地施虐。”素凌锐声说道。

“我知道。原本想着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看来是我想错了，我

的心思不是旁人的愿望，我亦不会做软面给人捏了。只是眼下，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即便心知肚明，亦得吃了这个亏。”苏浅月说着已转为平静。

她明白，任何时候，冲动和发怒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她需要冷静谨慎。

“小姐，你不是在端阳院中毒的吗？去找太妃说明理论。”

“找太妃理论？你的依据呢？”苏浅月不觉失笑，“你是指控太妃还是请太妃为我做主？参与宴会的人皆有可能是做手脚的人，人多手杂，怀疑不等于事实，再者……你怀疑谁又指控谁？”

“大夫说了不是小姐的身体问题，那就肯定是小姐吃了什么东西才成了这样，我们就这样算了不成？还有……还有小姐用的药膏里有红花。”素凌争辩道。

“这又如何？晚宴的酒菜食物是大家一起用的，别人都没事，独独我有事？即便是真有人在我食用的酒菜里做了手脚，想要找出做了手脚的酒菜，只能是为我剖腹，除此之外再无办法。素凌，想要得知实情，需要我们伪装细查。狐狸是有尾巴的，来日方长。”

素凌似懂非懂，最终无言地点点头。

一时，谁都不再说话。

静夜里，有木炭在火炉里“哔啵”的清脆声，给房间带来漫漫暖意，融融的舒适。苏浅月凝望微微闪烁的烛光，看烛光氤氲成一个半透明的光团，里面似乎藏着什么，又似乎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灵，总之是懵懂混浊，什么都看不透。

她无法想象晚宴上的那个人是怀着怎样的阴毒心态将药物投放在她的酒菜食物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看着她无知无觉地吃下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快意？那人是想将她置于死地还是只做到这个程度给她示威警告？倘若是想将她置于死地的话，她没有死，那人肯定失望；

给她警告的话，目的算是达到了。

苏浅月心中一片惨然凄凉，悲伤道：“素凌，今晚大夫的话你就当没有听到过，王爷回来问起，你就说是我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素凌一副迷茫疑惑的神色，抬头道：“小姐，我在想如何与王爷说明白请王爷做主的，为何你又做此说法？你总是委屈着自己，旁人还道你软弱好欺，我不能答应，定要让王爷知晓，免得再有坏人来害小姐。”

“不不，素凌你错了。”苏浅月急道，“你以为告知了王爷就能解决问题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又连对方的蛛丝马迹都没有，除了让王爷在府中掀起旁人对我更深重的恨意之外，没有丝毫作用。不如我们装作不知晓，静待奸人露出马脚后，再做处理。”

素凌沉思了一下，点头道：“小姐有了计划就好，我听小姐的。”

如此隔了几日，苏浅月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暗中用了另一种消肿的药膏后，四肢上的红斑隐约不见了，才去端阳院给太妃请安。不料出去一遭又受了风寒，浑身发烫酸痛，苏浅月再次病倒在床上。

素凌焦急地对翠屏道：“小姐又病了，如何是好？”

翠屏亦是焦急：“府中用的大夫，数潘大夫的医术最高，还是请他来为夫人诊治。我找人去请潘大夫吧。”

素凌同意：“好，你安排。”

潘大夫到底不枉了别人对他的好评价，几剂草药下去，苏浅月的身体虽不能与之前相比，亦差不多了，素凌总算又放心下来，对苏浅月苦笑着：“小姐，短短一段日子你都病了两次，把日后的病都提前生了。”

苏浅月一叹：“倘若真的如此，便是好事了。”

翠屏匆匆忙忙走进来，喜悦道：“夫人，听说王爷回来了，上朝堂复命去了。”

容瑾回来了？

苏浅月怔怔地不知是喜是悲，容瑾不在的日子，于她而言没有一日是舒心自在的。今日得知的是能见到他的消息，苏浅月想象着他的面容，竟然有些模糊。

“小姐，王爷要回来了。”素凌的声音却是满满的喜悦，“王爷外出的日子，肯定惦记小姐。”

“素凌，休要胡说。”苏浅月不觉中脸上晕染了淡淡的红霞。

容瑾，容瑾，他在想念她吗？毋庸置疑，肯定。而她，因为心思的复杂，将他抛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只做了一个装饰，仿佛那只是一个人的名字而非是她最亲近的夫君，今日骤然得知要近距离地面对面了，她的心怦然而动，有喜悦亦有疏离，想见又不想见。

她的心，到底是承载了更多，复杂矛盾了。

素凌很清楚地知道，不管苏浅月的心思如何，要在王府荣光平安地生存下去，还得靠王爷，因此需要她把苏浅月想不到的方面都打理齐全了。

看一眼苏浅月晕红的脸，素凌打趣道：“许多日子不见王爷，小姐是不是思念王爷了呢，还不敢承认，脸都红了。”

苏浅月佯怒：“还要胡说吗？”

素凌笑道：“不敢。我还有事要忙，小姐歇会儿吧。”她意味深长地看一眼苏浅月，拉了翠屏的手离开。

苏浅月激动又忐忑，容瑾要回来了，又能见到他了。他对她，算得上一腔柔情吧？丝毫不介怀她舞姬的身份，在那种艰难情形之下，刻意做了周全安排，只为能与她长相厮守。其实，王府中众多女子，他不可能做到一心一意对待她的，然而他尽心尽力，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于她，应该是一种满足。而她的心，总是上下左右地恍惚着，太多的内容装载着，不能尽力。她晓得自己不够纯粹，十分无奈。